

大刀恨

李藕堂 著



大刀恨

李藕堂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大 刀 恨

Dadao Hen

李藕堂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大 连 印 刷 工 业 总 厂 印 刷

字数：2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责任编辑：宋加哲

插 图：当祖璋

封面设计：耿志远

责任校对：崔淑琴

统一书号：10158·1019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写了一个颇为生动感人、慷慨悲壮的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威震东边道、名扬东三省的大刀会大法师张香甫，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给杀害了。他的儿子张大义，在接替父任的开山仪式上，提出了“杀尽财主除民恨，誓扫倭寇雪国耻”的开山宗旨，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敌人虽然接连设下阴谋诡计，但屡遭失败。之后，又由汉奸出面，伪称协商联合抗日，邀大刀会等义军首领开会，妄图一网打尽。张大义与其妹张小莲单身赴会，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动人心魄的斗争，谱写了一曲英勇悲壮的正气歌。

勇猛有余而心智不足的张大义，虽然饮恨倒下了，可更多的年轻人随着张小莲上了山。他们脚下的路，尽管曲折回环，却在延伸着……

目 录

1 关帝庙里的幽灵	1
2 开山祭堂	20
3 盗 士	28
4 两个跳跼者	39
5 踏雪求“仙”	54
6 舅 舅	63
7 他们是凶神	77
8 老把头神指路	86
9 神兵天降	100
10 智慧的大火	108
11 钉在冰上的尸体	113
12 夜里，生灵的啼叫	120
13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31
14 过霜松下	135
15 三 姐	154
16 午夜的西大营	163
17 占卜之夜	176

18	深山马蹄急.....	189
19	月下鹊桥飞.....	194
20	天神爷大闹东江春.....	212
21	不倒翁倒了.....	226
22	魂归何处.....	243
23	鼙鼓声声.....	251
24	血.....	262
25	最后的吼声.....	273
26	民 魂.....	286
27	路，在脚下延伸.....	307
后	记.....	310

一 关帝庙里的幽灵

夕阳西沉。天空的霞光逐渐淡下去了，颜色由深红变成了绯红，又变成了橘红……长白山老爷岭的黄昏降临了。

在林间的山路上，跑来了两匹坐骑。马上的两个人，一个高大，身体肥胖，一个瘦削，五短身材。他俩紧摇着手中的马鞭，急切地向岭上奔去。那零乱的马蹄声，象是落在池塘上的骤雨……

突然，从路旁的松树林子里，蹿出一条大汉。他象一个木桩子，直竖竖地戳在路中间。只见他一身血迹，虎眼圆瞪，手中的大刀片儿闪动着青森森的寒光。那两个骑马的人，勒住马头，刚刚喊声不好，便见那持刀拦路的汉子，从腰上解下一物，“嗖”地一声抛了过来。那个肥胖的骑马人，急忙伸手接在怀里，仔细一看，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一声惊叫刚刚出唇，紧接着又有三颗人头朝他打来。他接抱不及，被打下马来。持刀人一个箭步蹿了过来，一脚踩住他的腰，一手又揪住他的头发，发出一声长啸。另一个骑马者，趁此机会，猛地一击马的屁股，那马便箭一般地朝岭上奔去。

“赵其荣，你知罪吗？”持刀大汉将刀横在肥胖人的脖子上，大喝一声。

赵其荣身子象筛糠般地抖着，连连说：“好汉爷，小人实在不知啥时候冲撞了好汉爷，罪在哪里呀！”

他没等持刀人答话，接着又乞求道：“好汉爷，你老若短钱花，我身上现有三两黄金，小人愿悉数奉上。你若嫌少，只要爷爷留下个地址和时辰，小人一定准时送到，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呵！”

“住嘴！”持刀人入鬓的剑眉，高高地一扬，虎眼生烟，厉声大喝，“你爷爷不要你的财帛！”

“那你要、要什么呀？”

“俺要你的狗命！”

赵其荣恐怖地叫了一声，说：“好汉爷，我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你为啥非要俺的命？”

“好一个与我无仇无怨！你既然与俺无仇无怨，为啥将俺爹用蒙汗药蒙倒，送给小鬼子杀死？”

赵其荣忙问：“你是谁？”

“俺是大刀会会长、张大法师的亲生儿子张大义！”

这一声回答，对赵其荣不亚于头上响了一个霹雳，吓得他痴呆呆如同泥塑木雕。当那闪着青森森寒光的大刀向他砍来时，他便鬼哭狼嚎地叫了起来。这使人毛骨悚然地嘶叫声，瞬间便在空中，苍茫的暮色中消失了。

张大义双手提着五颗人头，跪倒在地上，两眼含着热泪，向着夜空祷告：“爹，为了给你老报仇，我在这老爷岭访听了整整十天，今天总算查到了仇家，杀了他全家。爹，我的爹

呀，如今大仇已报，你老了无牵挂地升天吧！”说罢，泪落如雨，大哭不止。

这个浑身散发着男子汉阳刚之气的青年人，从听到他爹被害的凶信，一直到杀死仇人之前，始终没哭一声。巨大的悲痛，刻骨的仇恨，使他眼红了，嗓子哑了，嘴角烧起大泡，几天也不说一句话。今天，他哭了，哭得那样悲哀，不可抑止。这哭声，在夜幕四合的山岭上，显得分外凄楚。

月亮升起来了，在溶溶的月色里，山林中仿佛飘落了一层薄薄的白纱，显得那样庄重、恬静和轻灵。张大义站起来了。这是一个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青年人，浓眉下有一双生气勃勃、明亮有神的大眼。线条分明的鼻子，紧闭微微抿进去的嘴唇，使他的脸上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概。特别是他那针刺般的头发，宽阔的肩膀和胸腔，显得更英武堂堂，凛凛得象一头狮子。他把赵其荣的头颅挂在腰上，向躲在远处的那匹马走去。

马是通人性的。这匹失去主人的马，不时嘶鸣。它见一位陌生人朝它走来，扬鬃咆哮，不让靠近。张大义一身功夫，岂能怕它，只把那笼头一抓，便跳上了马背。猛击一拳，那马便疯了一般地朝岭上飞奔而去。

那马飞跑着，不时扬起前蹄，又时时甩尾，想把张大义摔下来。张大义死死地抓住缰绳，双腿紧紧夹住它的肚子，凭它怎样折腾，也无法把他摔下来。这马折服了，只好乖乖行路。走出不远，突然，那马扬鬃止步，再也不肯朝前走了。深谙山林的张大义立时明白了，这是前面树林里有大山牲口，马凭着它的敏锐的感觉已经发现了。他刚刚跳下马来，

果然，一只毛驴般大小的土豹子，嗥地一声，从树林里跳出来，瞪着铜铃似的双眼，张着大嘴，向马扑来。那马吓得扭头要跑，只听一声惨叫，就被豹子的利爪抓住。豹子的上下利牙只一个起落，马屁股便被啃去大半，那马顿时倒地。豹子见张大义没跑，一边嘴里嚼着马肉，一边向后一坐，猛地又向张大义扑来。张大义见它来势凶猛，疾如闪电，知道跑不脱，便将身子一旋，起在了空中。一个紫燕双飞，双拳齐出，朝那土豹子的头部狠狠地打去。只听“叭”地一声，那土豹子便被击昏在地上，动也不动了。

张大义使的这拳，是从小跟他爹张香甫大法师学的，叫十八路祖传劈空拳；内功、外功兼蓄，路数神出鬼没，厉害无比。尤其是与山牲口扑斗，更是一绝。当年张香甫初到这东边外，曾在临江县的老龙岗金龙顶上，用这拳术，击毙了一只浑身上下毛梢变白，站起来足有一丈二尺多高的黑熊，为当地山民除了一害，扬名于东边外。

张大义见夜色更浓，本想急速赶路，又怕那土豹子活转过来，便用双手将那足足有五、六百斤的土豹子，高高地举起，猛走几步，扔下脚旁壁立千仞的崖下。大概骤然的凉风吹醒了那土豹子，它在急剧下坠时，发出了一阵阵瘆人的嗥叫……土豹子绝望的哀鸣消失之后，月色依旧幽幽地拥抱着山林。一阵山风吹来，树影婆娑。黑魆魆的林子里又传来山牲口的嘶鸣。张大义一天奔波，水米没有沾牙，刚才又击毙了一只土豹子，这时，身子软塌塌的，实在没有多少气力了。他怕再有大山牲口出来，便放开脚步，急匆匆地向岭上奔去。

他奔向峦顶，是想在那岭上的关帝庙借宿。

这老爷岭顶上的老爷庙，规模宏大：中殿九间，祀关老爷金身塑像；后殿和两庑，是庙里住持、僧侣的居室和参禅打坐、诵经讲佛之处；大庙的山门是马殿三间，并配以钟鼓楼，东西分峙；远远望去，垣宇宽敞，殿陛庄严。这关帝庙虽修在这崇山峻岭之中，但却香火不断。因这个岭是通向集安、通化、临江、桓仁的必经之路，几乎每天都有过往客商和车辆。行人为了在这险峻之地、山牲口出没之处，能够旅途平安顺利，都要进庙烧香叩头。另外，在每月的朔、望两日，附近的朝圣者，也来祭祀，使这里香火不断。但夜里，这里从没有过往行人借住。一来是这庙宇的环墙之外，有疏林映衬，庙后有座千年古墓，土积有数丈之高，使这庙宇显得森严，神秘。二来是当地人讲，每当黄昏来临，庙里响起钟声，便有游魂飘忽，鬼哀啾啾，来找关帝鸣冤。有人还说，经常看见关平、周仓，在惨淡的月光星辉中巡视山林……这第三条就是这庙宇修在大山之中，多如牛毛的土匪经常在这里出没，谁人敢在这里借宿！所以，每天红日西沉，便断了行人。张大义经常跟他爹在这一带狩猎，打土匪，对这庙很熟，对那些传说也都知道，可他却觉得在庙里睡觉，要比在山林里安全得多，何况现在他实在太乏，太困了。他要到庙里好好睡上一夜，明天一早再回红土崖。

约摸一更时分，张大义来到了岭上的关帝大庙。山门关得紧紧的。他叩打着门环，发出轻脆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很响，传得也远。但是，庙里寂无声响。张大义想，山中野寺，僧人无事，山里天黑得又早，必是睡熟了。他不忍

惊醒僧人的甜梦，就一个燕子三超水，越过院墙，轻轻地落在地上。他四下看去，只见庙里没有一丝灯火，唯有月光撒下的一片银辉。

他本来想进到庑殿去借宿的。他去了，不是锁着门，就是门关得很紧推不开。后来他想到自己腰挂人头，浑身血迹，不好再去找僧人，便想到大殿里栖身一夜吧。他匆匆来到大殿，只见殿门虚掩，只轻轻一推，那门就吱地一声洞开了。初秋的银辉立时倾泻进来，把大殿照得如同白昼。他走进去，怀着谦恭的心情向神像望去。这一看不要紧，吓得他背生寒气，毛发竖立，急忙退出了殿外。原来，在那神案下的蒲团上，坐着一个满脸血迹的人。那脸正好对着月光，五官照得清清楚楚。张大义一看，竟是他刚才在山腰，望天祈祷魂灵早升西海的生身之父——张香甫大法师！这一惊非同小可，使他头胀如斗，心里咚咚直跳。一阵山风吹来，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些。他想，八成是自己刚才看花了眼，爹死了怎么会坐在这儿呢？

是呵，名震东边道的大刀会大法师张香甫已经升天了。十天前，张香甫看到东北军对“九一八”事变竟然无动于衷，实在按捺不住，就单枪匹马离开了红土崖，要去通化找东边道镇守使驻通化的邵团长，劝他出兵抗日。没想到路过恶虎沟时，被当地财主赵其荣遇到，以献茶为名，请至家中，竟用蒙汗药将张香甫药倒，装进麻袋，用洋铁丝捆绑住，送到通化，当土匪给砍了头。张大义兄妹听到凶信，悲痛欲绝，当即点起人马，要兵发通化，替父报仇。他们的这一行动，被师叔罗云成制止住了。他说：“君子报仇，十年

不晚。大丈夫能屈能伸，方为人杰。依我之见，且休发兵，要先查清仇家。杀鸡焉用牛刀！”

张大义听他讲得在理，便强压住心头的怒气、悲愤，没有发兵。当天夜里，他就乔装改扮，一个人悄悄下了山。沿途访听了十天，才打听到他爹死在谁手。他便闯进仇人家里，杀了个孩崽不留。当他听说赵其荣和一个人去老爷岭关帝庙上香后，便紧紧尾随追来。为了怕仇人跑了，他抄小路，攀藤跳涧，越过一线天和狼牙口，撵到了赵其荣的前面，终于报了冤仇。想到这里，他更加认识到父死无疑，方才必是眼花出现的幻觉。虽然如此，心中疑团并没尽消，他还想再进去看看。他轻轻地推门进到殿里，此时乌云飘过，朗朗月光，又把大殿照亮。张大义向神案凝目一看，不由地又倒抽了一口冷气。这回他看清楚了，那高大的身材，四方大脸上的蚕眉豹目，高鼻阔口，不是他爹又是何人？只是那对往日熠熠生光的豹眼，变得浑浑噩噩，甚至有些呆痴，而且脸上有血，叫月光一映，分外吓人。张大义看到这里，惊得毛发直竖，冷汗津津。他冷丁想到过去老人常讲，人要是冤死的，那魂魄是不肯轻易散去的，这必是我爹英雄一世，死得太屈，在这里向我显灵。想到这里，他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爹呀，今天儿杀了仇人的全家，又在这半山坡上，杀死了赵其荣。这不，仇人的人头在这里。爹呀，儿回山之后，就给爹爹祭灵，超度你老人家的亡灵。不出今年，我定发兵血洗通化城。报仇大事，儿已下决心。爹，我的爹呀，你安心无挂地升天吧！”说到这里，他以为爹的冤魂必然隐散，谁知他抬头一看，那幽灵似的人仍然坐在那里。

张大义见了，又连忙跪伏于地，虔诚地说：“爹呀，你的亡灵不散，莫非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要对儿讲？爹呀，那你就说吧，儿子纵然一死，也要让爹的亡灵了无牵挂地升上西天！”

那“亡灵”依然不动。

张大义又祈祷下去：“爹呀，难道你是不放心我兄妹二人？爹呀，你老就放心吧！我一定照管好妹子，竭尽手足之情。爹呀，你快魂归西海吧！”

那“亡灵”象是听到了一般，嘴里牙牙地发出声音，站了起来，向张大义走来。月光下，那高大的身影，在大殿里晃动着，令张大义惊恐万分。这时，他猛地又想起老人常讲的话：死，乃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故，死在临头，只要是为了忠、孝、仁、义，万不要怕，怕也无益，应视死如归。想到这里，他心中一扫恐怖之感，觉得出卖父亲的仇人已杀，也算得大仇已报，了无牵挂了。为了尽孝，纵然父亲的亡灵将自己带走，也是伦理中事。于是，他一把抱住已经走到自己身边的“亡灵”，呜咽道：“爹，如今害你的仇人已被儿杀，也算得大仇已报。爹你既舍不得我，儿也舍不得爹，你就将儿一起带走吧！”说罢，匍伏在地，再也不肯起来。可是那“亡灵”，竟象不认识他一般，呆痴痴地看着眼前的儿子，脸上竟无一丝表情。他双手推开张大义，径自朝殿外走去了。此时，张大义认为自己已死无疑，可殿外的一切，那朗朗月色，地上的身影，远去的足音……使张大义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还留在人世间。老人们常讲鬼魂出没，来去飘忽，没影也没足音。这个“亡灵”为什么走路有声又有影？

难道他不是自己的父亲？张大义摇了摇头，轻轻自语：“不可能！决不可能！”是啊，和父亲朝夕相处了二十五年，父亲的面貌特征，他了如指掌，与这位老者是分毫不差的，连那套家织蓝布衣裳，也是临下山时，妹妹现给找出来，由他帮着穿上的。可是，是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听着儿子的哭诉竟然无动于衷，有如路人？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弄得头脑昏昏沉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醒过来了。还没等他睁开眼睛，便听到一阵下流的嬉笑声和一个女子的叫骂声。他睁开眼一看，不知是什么所在，只见在一片明亮的烛光中，自己已被牢牢地绑在一张石案上。在离他仅有一米多远的另张石案上，四个汉子正在往上捆绑一个青年女子。他看了一眼，便赶忙闭上了双眼，原来那个女子被剥的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有人说话，他睁眼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瘦弱的老者，竟是在山坡上跑掉的那个骑马者。他又闭上了眼睛，听那老者说：

“姑娘，人生在世，有无数个劫数。你现在是在劫难逃，这是天意。你知道这是什么去处吗？这里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古墓，算得上是个地狱了。凭你怎样叫骂，都是没有用的！小姐，人生如戏场，聚散福祸，都是天意。而天意是难以违抗的。你若顺从了我们，我善门一开，还可送你回到人世。否则，我就用这把手术刀，先让你看看我是怎样活着解剖那位男士的。然后，我再在你的头上，做一个小小的手术，让你成为我们随时玩乐的工具。

青年女人一声惊叫，大概是昏过去了。张大义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心中默念十三字真经，全身之气也已运

好，便大喝一声，那捆绑他的绳索便齐刷刷地断了。紧跟着，他一个虎跃坐起，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棍，朝那瘦弱老者打去。这伙人先是听见一声大喊，便惊了三魂。等看到张大义の木棍打来，有两个吓得赶忙溜开，两个怔住，唯独那个老者，经过些场面和风浪，在惊恐之中没乱方寸。他见木棍打来，象猿猴一样，轻轻一闪，便躲了过去。同时，他还厉声大喝：“快！”话声刚落，张大义便觉得脑后生风，凉气袭人。他知有钢刀砍来，却没有躲闪，而是伫立调气，大喊一声，脖子一挺。“咚！”两把钢刀同时砍在张大义的头上海，似砍在金属上一般，张大义竟皮肉未伤，只留下两道白印。“铁人！”这伙人喊叫着向后倒退，不敢再战，一齐夺门要逃。张大义哪里肯依，抡起木棍便朝那些人打去。头一个脑浆迸裂而死，第二个口吐鲜血而亡，第三个被张大义用夺来的钢刀砍掉半个头颅，第四个被钢刀刺进了胸腔。唯独那个老者，竟跑得无影无踪了。张大义原想赶出庙门搜杀，又怕那个女子再被人害，只好忍了，掉头向回走去。他想到自己也是裸着身体，便在那被砍去半个头颅的汉子身上，剥下衣裳穿上。这时，他抬起头来，发现自己追出的地方，的确是一座高大的古墓，在月光下显得阴森恐怖。他面对古墓野寺，想起大殿上的亡灵和刚才的拚搏，真象梦一样。自己现在已进入冥冥黄泉，还是依旧活着？山风刮起来了，松涛满耳，周身寒凉，使他头脑又清醒了。他抬头望望高邈的秋空，银河漠漠有气，北斗星已经转向，他断定自己还活着，便返回那有灯亮的古墓。

此时，古墓中的那位青年女子，惊吓得已经魂不守舍，

身子抖个不停。烛光中，她见有人走来，吓得又惊叫起来。张大义没有走近她，并且背着身子，问道：“你这女子，为啥来到这里？若说的是实情，我必救你。”

那女子见来人不靠近她，又背对她说话，料定是方才那位救自己的恩人，便垂泪说道：“我是上山采药的良家闺女，一时迷了路，便被这伙人抓了来。要是没有恩人搭救，小女子必早受辱而死了。”

张大义又问：“你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吗？”

那女子道：“这是些什么人，我也不知。不过，我断定他们不是中国人。”

“那是什么人？”

“好象是些日本人。”

“是小鬼子？”张大义忘记了刚才的忌讳，回过头，盯住那女子追问了一句。等发现那女子的裸体，又赶忙背过身去。

“我是从他们说话时听出来的。”

“你懂日本话？”

“不懂。”

“那你……”

“我是琢磨出来的。恩人，你可是姓张吗？”

这使张大义十分惊异，不由得一双剑眉立了起来。他用不太友好的语气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姓张？”

那女子说：“恩人，你不必多疑。我是个黄花女子，如今还这样被绑在这里，多不方便。你好歹先把我救起来，穿上衣裳，再和你细讲也误不了事。要不，再进来个人，坏了